弘明集卷第二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集

明佛論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
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万里之
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況復須弥
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
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
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
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
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
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
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
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礼義而闇於知人
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
之不臧猶興喪反之況精神我也得
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
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
形算之淺而弈秋之心何嘗有得而
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
神於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

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覺監於所
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
推夫善道居然宜循以佛經為指南
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
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
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
如風非聖誰說乎誰推世之所見而
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夌虛心往而
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
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
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
既日用無限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
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
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
以自數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
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万二千天
下恒沙閡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寘化
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
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
也今綴彝倫於太虛為狼胡可言哉
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
之所迩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盖昨日之事耳書稱
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
礼樂之良敬詩易之温潔今於無窮
之中煥三千日月以照麗列万二千
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
觸之域應求治之麁感且寧之於一
生之内耳遂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
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
為終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
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
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
没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
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
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
守救麁之闕文以書礼為限斷聞窮
神積刼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
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
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
測之謂神者盖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
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
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
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
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
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
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
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
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
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
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
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
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
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
黄中愚聖人絶何數以合乎豈非重
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
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絶其神昔
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
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
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
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慺有腐敗
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
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
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
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
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
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
之處哉而感託叢流而成一體設使
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
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
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
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
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
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墊吴
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
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
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禀之以生隨之
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
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
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茍無以
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
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
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
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
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乱滔天其要
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
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
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
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歳
勿死行悪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
所寃亭當復不稍減其悪漸脩其善
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尭之識必當
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歳而勿已亦可
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尭者也夫
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
分至啓閉而燕鷹龍蚰風焉出沒者
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
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獨事之
獨然而万化之不盡悲哉今所以然
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
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縁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
一也疊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恠
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恠乎
今以不滅之神舍知尭之識幽顯於
万世之中苦以劔悪樂以誘善加有
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縁不虚已鑚
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
可徐成將来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
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
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也今男女搆精万物化生者皆精
由情搆矣情搆於己而則百衆神受
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
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爲昔緣
所會亦必脩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數
万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情安
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
不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
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
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
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
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
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
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
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
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
之出書蓂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
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尒以亡火
流王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
歘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
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
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
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絶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
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
之黄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
晻瞹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怳而
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寔覺法王
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顔咫尺而
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
之應皆由心來建白虹貫日太白入
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
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至夫形
元無影聲元無響則亦情元無報矣
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
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
事交賒紛綸顯昧眇漫孰覩其際哉
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万世以来精
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
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
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
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
塗之域何斯唱之道邁徹明有實理
而直踈魂沐想飛識悚志者哉雖然
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
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来孤聲豁

兪

翁

拯溺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
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
者由心與物絶唯神而已故虛明之
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
不一於神雖以顔子之微微而必乾
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忘用
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
炎炎相即而成網耳今以悟空息心
心開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
識之攝既新故妙續則悲是不一之
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
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
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
然哉顔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
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顔
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
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趍大道而
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
道天忘行弥非真有矣況又曾味聲
色復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
變逺奔電將来未至過去已滅已在
不住眒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
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僞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
然積則其照昧然弥厚則照而昧矣
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
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穢弥失
而過誻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
有累神成精麁之識識附於神故雖
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
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云
當從而堅以空焉夫叢林希微風水
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
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
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
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
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
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
荅曰今神妙形麁而相與為用以妙
緣麁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
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
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
有倫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
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
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
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
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
始創及羣生寂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
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
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
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
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
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
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
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
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
明矣況過此弥往渾沌冥茫豈復議
其邊隅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
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
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
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
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
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
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貲其
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
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
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
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
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
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
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
荅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
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
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
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
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津梁
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
是以聞道靈鷲天人感暢造極者蔚
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
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
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隕之
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
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
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乞吉致使
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
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剋
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慮
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

隨應来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寘極守
是妄疑而不歸純鍛祛者方將長淪
惑固之灾豈有旦期背向一差昇墜
天絶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煞身以成仁仁之至
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
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曽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
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荅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蘄乎乱洙泗所弘應治道
也純風弥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
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讃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内禀無生之學以
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
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盖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礼教或
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
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
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
崖莫匪尒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
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
以孔老如来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
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来暨于孔老洗心
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
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
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尒時
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
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
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
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
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
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智如神
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
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
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
如来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
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支
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
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
帝文不雅訓搢紳難言唯採殺伐治
跡猶万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
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
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
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
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
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
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
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
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
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
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
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
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摭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
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
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
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
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
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
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
量孔之問礼老為言之關尹之求復
為明道說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
礼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礼
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
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
以所見絶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
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
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
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
識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
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
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育王寺
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
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
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為晉王於河東
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
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
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
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
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
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
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
當今使精麁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
迫以拔寃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
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
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籍坑六十
万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
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
大悪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
慈悲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
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遐世則不能濟
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昔陽
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違江而鱗
避境猶皆心横徹能使非道玄通況
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
万之命殊易夫納須弥於芥子甚仁
於毀身手一虎一鴿矣而令想焉而
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穽寨
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
而燒身者有絶人理而剪六情者有
苦力後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
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應在將来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
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
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
將来浩蕩為欲何望況復懸責無將
来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
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矣
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
之有心宜見苦痛宜等與彼一矣而
經則使多是語實則竟無覺應安私
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攝此正法以
胥暴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
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輪身遂相承
於不測而勢無止溥乎
荅曰今不覩其路故於戎謂險誠瞰
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
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
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
固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
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
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
數越宿命而横濟也蓋衆生無量神
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
耳辟之洪水四凾瞽頑象傲皆化之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
於濟王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況夫靈
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寘邇於
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
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
映多寶踊見鎰王入室豈佛之獨顯
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
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
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
如柳季所志尚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礼
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
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
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
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来生而六
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
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應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矚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夫天地有盂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
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
不滅起藉二将豈得頓滅六十万神
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
滅而數會於起藉乎何以明之夫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彘犬羊之
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
充身暴同鉄無為綱矣鷹虎非搏噬
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虚已甚矣天
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
抑其眞應哉今六十万人雖當美悪
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悪
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宮生
同矣故受宮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
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
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晋
宣然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觀
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為然活
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然活彼身必
受報巳身況通塞彼神而不禁悴於
巳神乎延年所然皆凡等小人實嬰
王陵寧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
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
則能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
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蔦盧所聽
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
類矣今有孕婦雉子於斯而有剖而
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
天所感矣今春鵜胎孕燔蒩羔鷄亦
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
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敢瀆非可頓
絕是以聖王庖廚其化蓋順民之慾
以減其宫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
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
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掌於疊
鍾知王德之去煞矣先王撫麑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煞為衆戒之
首猕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黃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窃寃精深迁
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脩
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那矣爻
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疊

先重難有前報及或德後發及不復
見換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道以
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蓋之至矣
今雖有世羨而無道必犯害衆命以
葬就道理之當也佛秉理居當而救
物以法不謟法則理無措濟豈佛無
實乎譬之扁鵲拔疾以藥而不信不
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曾陽耿恭
遂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至帝避
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
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循於難矣則
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難
治趣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舉窮化之
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難
今則扁鵲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
佛嘉運援身濟之劑服代之苟無感
可動以命償繁難治之寄安得妄作
吹力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
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
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彼隔
傳巖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
繫想思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
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癸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
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令其往豈有
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
而求累于神識自剪絕則日損所清
實漸于道苦力崇觀傾資奠居未幾
有之儀然身滅名實所取不出蓋齡
攜詭插神象剽然幽穆形從其微神
隨之逵徹則應清遠則福妙益躋與
道孰為優乎頃奉集其當年所以超升
潛行協于神明福德章於後身豈能
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
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
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
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
戰國之人肆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
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
同在界之數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
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
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
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
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
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髣髴應皆
各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攜嗚呼神

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十三張　僖

暨孔聃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
空攝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
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
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
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
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
量且夫彥聖有無常所或循有塞矣
空攝何利而其毒大告知非聖賢之
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殺身固
孔長懼異端敢忌作哉若自茲以降
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
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
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
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
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
才也道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
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
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
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
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
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
向謂不肖者之說乎然則黃面夫子
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
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奏黠寸而嗜
欲頗深皆以厭祖身立佛前累業親
傳世拯其實景跡遺事昭化融顯故
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
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
傾巳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
聲出来往則古今来者何爲苦身離
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
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
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昔
由生来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
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
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弥并則明然之
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
津大無不通雖迹與務治存生者反而
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礼教焉今世之所
以惕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叓還感伯夷
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顔冉夭疾厥胤
蔓聞商臣考終而莊周賢霸凡若此
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
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
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
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
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
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
沒若幻籠以百年今之孩老無不盡
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倏須
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
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眒一閔以
及今耳今積眒以至百年曾何難及
而又鮮尅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
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
於漏刻以挃長在之神而不自昧於
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
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囂于
世路故唯覺人道為盛而神想蔑如
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
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
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羣忩忩
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
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脩
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
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張　彬

八遐故起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
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
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
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
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
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
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
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
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
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
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
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
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
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
儛德豈非感哉則佛為万感之宗焉
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礼祓望之義
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
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
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
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
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邀志清
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
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憩逆

豚可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巳
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
爲美徐将清升以至盡下而悪者方
有自新之逈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
自古精廬之中絜已懐遠袪行於今
以擬来葉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
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
闢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
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
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溢石必明神
用得喪亦存所詭今不信佛法非分之
必然蓋處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
清徹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
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将剋王
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
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
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
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繼可多歷劫數
終必遥集玄極若是之竒也等是人
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
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甏
聖復言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
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
矣衰疾眾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
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
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
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
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閡於佛理
者誠眾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
及失得所閡無理以感耶六合之外
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
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
治乱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狀
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
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
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
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
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㱚不得謂
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
猶宜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
安得不止乎所憶云矣而無害神之
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
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
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
有間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
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
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
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分其所應
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巳豈須窮
源於崐山哉凡在佛法若達天䃣理
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
然之䃣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識
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盡禍發
於時事夾厲耆於冥昧雖復雅貴連
雲擁徒百万衲自獨以形神坐待無
常家人嬌嬌婦子嬉嬉儀復淪為幽
悅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
謗冥化縱欲後宮神既無滅求滅不
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群生蟲
豸万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
誠信佛託心嚴戒以援精神生蒙靈
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遂將作佛佛
固言尒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
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
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
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張　集

竿

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
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
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盡
援死則清界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
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若一
化內可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
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
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
来豈欺哉我非崇塔修像容養濫吹
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
遠實而觀近弊將擯以詒法矣盖尊
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盤
化不以尊豪輕絶物命不使不肖竊
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礼天
下歸仁之感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
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
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徃憩五旬
高契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
安法師盡德自奇徵遇比丘並含清
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
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
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
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援經

之指云亦夫善則者因鳥跡以書契
窮神與人之須提挈一言而覇業用
遂寡刑永除事國有識令徽感而終
至冲天者今無臨部言以警主而感
奮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趍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第二　第二十三張

宋